峨眉山志

峩眉山志卷之十八

志餘

華陽太史蔣超著

按蔣虎臣先生於康熙壬子歲寓峩山著志餘一卷即先生絕筆也其中談佛談僊並舉峩山逸事傍搜博採咸足鍼砭僧俗龜鑑後人事雖龐雜言皆貞虓洵補峩志所不逮猶蜀總志之有外紀耳

蜀山岷嶓蔡蒙爲最大古今聞人洽士考覈最詳然究竟不知何山爲峩嵋也古云北山皆嶓南山皆蒙峩嵋當爲蒙音然考禹貢蔡註蒙在蜀郡青衣縣蔡

在雅州嚴道縣二山上合下開沬水出焉則冢另是一山非峩眉所為不肖曾聞之先君子云川南皆岷岷北流為涐入黃河南流入川為大江此知岷峩總是一山只橫障南二處為異耳今江水果隨岷峩至嘉眉直下中間如嶲州之大渡沬水夾江之青衣犍為之漢水無不湊集至嘉定為一都聚合之禹貢岷山導江一語地勢恆合不應又牽引冢山作首尾也總亦載峩眉在威州至南五里廣輿記載峩眉山在眉州峩南來自岷山延袤三百里至此突起二峯如蛾眉然又輿公楷遊燮華山記云此山連峩岷嶺

兩戒山河之首足知二山相連卽一山也古云天下名山太華險絕峩眉神奇又云望遠則峩眉登高則太華此二山余皆親躡其頂欽嶽塊異無從優劣但華山窮日之力尚可至頂峩眉非兩日不能至則論高又當推峩眉耳惟是峩眉山凡過懸巖峭壁處俱有木棧鋪墊躡之而行兩傍樹木周遮密如欄楯又山多陰雨白霧瀰漫人過險處俱坐不知只重嶺傑嶧層見疊出雖有壯夫賈勇亦喫力竭華山四圍無路險處俱就山壁上懸鐵繩下引遊人挽之而上往往繩斷卽壓殺百數人繩傍雖微鑿孔竅僅容半

足緩急何濟於事昝人稱直行如上壁橫行如騎牆艮不虛也余遊二山妄斷二語云峩眉高而不險華山險而不高同行一友又增二語云峩眉比華山高而加遠華山比峩險而加峭亦確論也

古今名勝之地僊佛仸現傳至數世亦有互相消息不可測臆者如五嶽俱大眞道場迩來惟華山無僧寺其餘四嶽亦駸駸乎掰珪剝城矣峩山自黃帝問道天皇眞人時未有佛祖與分席也今則琳宮梵刹布滿巖壑至問羽流乃無一人朱皇坪軒轅觀全成虛蕪惟純陽一殿爲明代巡衡陽赫公所建載有碑

記欲爲天皇存餼羊之意然今任持仍是緇流中埭彌勒願王等像純陽特一寓公耳竊意聖賢隨時度世或爲僊或爲釋原無定跡今日禪道盛行諸天僊衆必並棄捨本塵趨向眞如如彌遮之事提多商那之嗣迦葉一音闡化接物利生皆不可知也

雲棲大師竹窻隨筆云遊五臺者曰文殊在遊峩眉者曰普賢在遊普陀者曰觀世音在獨不曰卤方極樂世界有彌陀在乎又不曰三大士者徒仰嘉名阿彌陀佛見在說法親炙休光之爲愈乎跋涉三山累年月而後到信心念佛一彈指而往生失此不爲大

可歎也考淨土資糧稱有人脩西方淨土者臨命終時見二大士隨彌陀接引劉誠心頂禮願王西方亦泼可至大師言此特爲虛頭衲子假借朝山爲名奔走乞食者作鍼砭耳

附考曇翼餘杭人初入廬山依遠公後往關中見羅什東還會稽入秦望山誦法華經十二年感普賢大士化女子身披采服攜筠籠一白豕大蒜兩根至師前曰妾入山採薇日已斜豺狼縱橫歸無生理聽托一宿師卻之力女復哀鳴不已遂令居艸牀上夜半號呼腹痛告師按摩師辭以持戒不應手觸女號呼

愈甚師乃以布裹錫杖遂爲按之翌日女以釆服化祥雲冢變白象蒜化雙蓮凌空而上謂師曰我普賢菩薩特來相試郡太守孟顗聞於朝勅建靈華寺即今天衣寺也

胡闓官宣義侍郎胡則之子兒年致仕笑傲鹵湖與清照律師相善一日有疾問律師曰一稱佛名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何也師曰佛大威德衆生一稱其名罪垢自消如赫日正中霜露何有闓大感悟一心念佛請僧爲之助一日律師至闓曰荷二大士降臨甚久師爲懺悔發願忽厲聲念佛安坐而化

又云或謂五臺峩眉普陀三山劫火不壞遊者能免三災此謬也三災起時大千俱壞何有於三山若必遊此免災則瞽目跛足不能登歷者縱脩殊勝功德終成墮落而居近三山者卽愚夫皆成解脫耶當知無貪乃不受水災無嗔乃不受火災無癡乃不受風災三山之到何與願念念開文殊智行普賢行廓觀音悲則時時朝禮三山親近大士不違此旨而遠遊是務就令登七金渡香水何益按大師此語凡在峩眉遊居者皆當日誦一遍以當尊鐘聵鼓至三災之說遠不能料以目前論獻逆流毒西川所在屠戮人

祈心祀我昝山頂賴菩薩慈力護持四衆安般如臥經常雖語之三畄不壞可也

又云先德示衆云汝等出家未曾立脚得定忽已過三四十年吾聞此語直懇痛切心戰毛豎乃有都將青春壯色勤勤作有爲事業或奔南走北言我參禮名山或裝塑脩造月我與崇三寶或聚衆起會日我助揚讚化此雖名色好事非同賞玩嬉戲等比至其爲空過一世一朝猛省前非已是龍鍾衰朽悔無及矣古云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嗚呼更有終身安然而不傷悲者按大師此語言言熱血審知覇山作

福非脩行第一要務然如今人假外勢以塞中道壓
人我以隔聖途得瀆傳瀆總非戒定慧之由生施藥
飲藥悉同饕餮似人之輩縱有蓬遭者亦莫如之何
也已不自嘗閱佛語云諸上善人若能持六度脩萬
行了了如一箇避塵之珠萬物不相滯礙然欲出三
頭地先安一潑了漢的心潑了者諸惡莫作衆善奉
行所以至云順信佛語天神衛護倘能身寓塵扉心
遲魔行心是六師之再來寄語明眼愼心妨護欲脩
無上菩提者雖從實地脩行不致墮身業海猶爲彼
福於此也古偈云脩慧不脩福羅漢應供薄修福不

入寺謂之曰汝華臺已生後三年華開矣汝見竹林諸寺何不使羣生共見之師因命匠刻石爲圖於見處建竹林寺既畢謂衆曰吾事畢矣數日別衆坐逝推波利之言果三年矣當大曆七年也師於并州行五會教化人念佛代宗於長安宮中嘗聞東北方有念佛聲遣使尋之至太原果見師勸化之盛遂迎入禁中教宮人念佛亦及五會見柳子厚南嶽碑云

同一佛也不知普賢與彌勒何以見親會見脩行人崇事彌勒者嘗屢見與願王同出入示現摩頂受記

附考

慧思禪師俗姓李氏武津人少以弘恕慈育知名閭里嘗夢梵僧勸令出俗遂辭親入道專誦法華日唯一食不食別供嘗夢彌勒說法開悟故造彌勒像並屢感普賢彌勒二聖師摩頂安慰與之說法於是倍加精進

天臺王恒叔先生博物洽聞且其宦轍幾遍海內山川險要民情風俗備細俱知著有廣志繹及五嶽游等書士林珍重今閱遊峩者紀云華嚴任世並無普賢字樣又勝峯亦稱鹵方而强合此山爲大光明乃好事者爲之此坐未讀雜華經耳博洽如先生尚

有率易之語後人可輕易之言哉往見前輩論閣內

典嘗周徧廣博方得融貫不可偏執如看楞嚴見勢

至不入圓通若不廣覽稱贊淨土諸經便謂念佛淨

門不足尚矣此言緯有深意附錄於此

丈雪讀至此遂借機微三藏閱華嚴經至四十五卷

末諸菩薩住處品三十二文中鑿鑿有據與本志合

而天臺王公誤以爲無何耶宏太史蔣公之辨論也

明萬曆中年忽改牧着白水寺爲

聖壽萬年寺至今思之絕不得其故頃讀四川舊志始

知是我

國家應天順人膺符御籙渾一區夏故
天特爲顯貞符若此此猶以陰陽杳渺之事論闖獻
造孽流毒中原蜀中殺戮之慘亘古所無竭我
國家數十年兵力始奏蕩平蜀民出湯火而衽席故
荆棘爲桑麻眞是乾坤再造江漢重清凡有血氣無
不知我
皇躬覩者此又人心感激一段實事不必援引符讖誇
示神明始稱爲妙應而已
我省往時山頂寺院最多余初疑之以爲果辦道耶
何處不可結茅今山頂遊人雜遝往來應醻料難閑

門靜坐果為報耶山頂有如許安歇雲水處無煩蛇足洎聞緇流為此皆是接待香信徼求津潤若郵亭逆旅者然嘶未昔嘉峩二處公府每日簿理半多僧家爭接門徒彼此仇訐狴犴皆滿滄桑之後香火寂寥此弊幸絕今後願諸大德既在出家之道安得懷彼此之心今日要在名山葢乃前果之熟也在於禪門作後人標榜辦自家道業倘或長逃名利又與俗子奚異也毀身袈裟之下萬劫不能挽廻誠哉惜哉知人珍重

峩眉多火災所以前人改華藏為黑水普賢為白水

牛心爲臥雲中峯爲集雲華嚴爲歸雲以爲二水三雲可禳此厄劂末代巡貴留劉公梧陽又於萬年業眞武祠壓之究竟祝融原未斂戢嘗竊私議山中寺觀上下俱鋪金板又好作樓閣連椽接棟而上下並靠一梯往來香信禮佛好燒紙錢山高寒重暑月圍爐自然易與祖龍作緣今不將此等處講求趨避之灋多造祠廟及改題雲水何益於事

海內名山入手不論遠近久暫俱有天生緣灋不可俛强如王右軍生平欲遊峩眉晉墓之後猶云奉使蜀無不從命可見心馳汶嶺如此其至然終不能

遂此願也杜工部避地成都先白俱官巴蜀未得[illegible]
登光相留題碧落已爲久事至東坡家眉州去峩眉
最近其至峩與否俱不可知惟白水寺有題絕句或
少年曾一著遊屐耳觀其寄黎眉州云膠西高處望
西川興在孤雲落照邊在湖州送人河滿子詞云見
說峩眉凄愴還聞江漢澄清龜來但覺歸夢好西南
自有長城公雖離蜀而垂老留連殊有生入玉門之
感三蘇惟老泉歸葬故山公兄弟俱隨地俺厝亦可
哀也或傳公讀書嘉定州蘇稽寺在州西三十里地名失山查寺乃唐蘇公頲遷謫於此非東坡也
峩山坡公筆墨最少惟縣南龍門硐有石刻龍門二大字又云富春孫公雙鈎唐太白久居

峩眉與丹丘因持盈濬師謁蘇公頲爲益州長史薦之因入長安官翰林（載魏顥李翰林集序）其後往來齊魯吳越不能卽歸觀其渡金門詩仍戀故鄉水萬里送行舟送人之羅浮詩汝去之羅浮余還憩峩眉又淮南臥病懷蜀中趙徵君蕤詩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夜憂子雲宅皆寓懷鄉之意不能終老故山客死采石命也惟范蜀公景仁六十致任遨遊峩眉青城下巫峽出荊門凡期歲乃還眞是高人奇遇也

峩眉山觀佛臺往往有捨身者大約離三四年卽有

之前歲有喇嘛僧年五十餘沐浴齋戒一躍而下此去懸巖萬丈無從踪跡其遺骸然亦有捨身不死者楚人年少至巖端坐不姓紐救砂事在辛亥夏死余在天臺石梁橋聞一老僧捨身死皆頭目不損亦無血暈武當山曾有孝婦姑病發願捨身代姑至期擲身巖下如履平地後遇伊姑攜手同歸余與寺僧纔覩此事忽有同行一友云如我不然劉在山下已捨身久矣衆以爲知言書以紀之然雖如是非至人之所爲欲入般若之戶扃必投大覺之極地恐名捨身終成虛語不爲有道之源猶恐墮落於枉死漂沉矣唯所達人再思可也

峩眉山頂遊人一到卽患胷腹脹滿人云水泉爲祟余謂不然聖泉龍池水極甘冽所苦者寺僧不暇遠汲止將大木桶或古鐵鍋注天澗水煮飯食人此水累月停積安得不病亦且山至絕頂嵐氣蒸人暑六烘衾亦有莫測如水一瀿當如華山峯頂鑿方石坎四處露水引注坎中其味渾是醍醐沆瀣華山羽流壽多至百歲以外坐此飲也再或不然山頂流泉極多多爲捻堰瀦蓄以資汲飲亦易事耳

峩眉佛地遊山者自來不敢以葷酒溷香積近來間有縉紳攜具登頂者葷酒無忌何以謂普賢大士境界

毫[illegible]僧忌不知明末有代巡劉公兆沛登山川南道
[illegible]公一龕與州守馮某特舁一豬至頂屠宰以供廚
[illegible]刀未下昔庖人忽被雷風擊倒暈臥竟日甦昔聞
之云一大神身披鎧甲威勢無比大喝一聲未知所
事想卽韋馱金剛護衛諸神也豬亦逸去諸公駭然
虔誠悔過至夜雷聲暴發猶傾海嶽一衆措手告香
方闕自此無敢有攜酒肉入山者審歷來有犯五逆
者登陟不洗心者多至雷厯但既有心入山理宜小
心謹愼不可以雷霆偶霽遂弛敬意也
峨山老僧樹共知爲晉遠公禪師弟慧持近閱嘉州

志又云持遊峩山入定於州之道師徑山寺古樹中又萬曆某年陳留取土掘出一缸中有定僧云卽是持師出定余鄉常州奔牛鎭相傳宋高宗昔亦有枯樹老僧入定叙事三處未知孰是以生平好尚論持愛清淨不似今人鋪茵放鉢人前走帳貪圖利養則其在峩嵋絕頂無疑或云圓寂在成都龍淵寺愚至人應世原爲不一妙在凡人莫測矣

樵陽子者蜀灌縣青城山樵子也本大足縣人姓雲氏方誕有踞而募於其門者其母因以化緣呼之甫二歲父若母奴安縣民陳紹貴爲子十餘歲陳父母

亦以化緣爲然托足青城山下晝爲人傭又貧無
所得食餬入山斫柴售灌縣人以活灌縣人特升米
或碗許來市樵子柴盡一挑樵子不計也一日入山
天大雨雪迷失道入山益深雪盈六七尺許所見惟
崗巖萬丈古木架陰壑飛鳥都絶忽一老人鬢眉皓
白手執拂子招樵子坐頃之又一老人貌頎腹便便
衣大袖紫衣亦來共坐如是累月並有所指授其語
秘不傳已乃導樵子大樹下指而曰是中爾前身所
托也坐樵子石上設十二拜禮恭甚號之曰樵陽子
以故皆稱樵陽子云二老人既去樵子徘徊巖谷間

隱隱聞隔巖彈琴聲或人聲及蹤跡之無有也結跏趺
坐樹下凡百數十日取衣拚形頹然槁木采藥人遇
而怪之不知佛耶僊耶頻以語灌縣人灌縣人轉相
語羣走物色識爲董家兒是兒陷巖窖一年久矣渴
不飲寒餓飲虎狼相與衛其事聞灌縣令令異其舊
至山中問狀所對斑斑應占記非童子口吻也自言
吾前身在樹中今便使人斫樹樹轟若雷震者火發
其腹剨然開現委蛻焉髮垂覆領指爪繞身其貌相
刪樵陽子也令驚歎追尋蛻坐處掘得一石匣匣有
卷卷有文字亦秘不傳有布衲有鐵冠繇樵陽子以

自隨有劍劍衆繞指令失所在其皆令下教製龕奉
樹中蛻築菴居樵陽子於是名一省而傾動州郡士
庶競來瞻謁能談人未來事又能已人疾來者愈益
多樵陽子避而匿安縣之天池士庶輒亦走天池趾
相銜也其鄉縉紳以迫官長東蠡祖墅而獨石泉有
令某憎墨吏也聞外丹何居樵陽子學詞令廉而仁
是官人外丹也令疑謂已嫉某弁以妖人上變告臺
司下成都張丞某逮治樵陽子朴野至剽箕踞而誶
丞大恚罵何物囚敢爾楊之繫囹圄三月獄成王觀
察某特廉其非辜白艾中丞得解久之譚中丞來檄

所司即向所所築菴建大通觀還還山厥後凡開府及
鎮藩臬至者率名見樵陽子樵陽率一再往不拒也
頗其意忽忽不自得會嘗𦖋祭知吳公以捧表過家
謀挾之江南樵陽子灑然從焉來劇止嘗之永慶寺
亦數過錫止龔方伯城南別業稍一遊武林卤湖就
而徵禾來事者亟已疾者麇集初不甚應間露一二
語往往奇中在山專餌黃精出山乃火食食止蔬素
終歲嚴㑊若艮有絕異者兒自名曰思道亦出山後
事相傳其大父孔文進士也與內江趙文肅同榜友
善父鳴春大足人爲樵陽子言仙[illegible][illegible]不一歲歸蜀

贊曰昝東老云有僧定峩眉樹中七百年既出求復定去今昔城樹中身托樵陽子是兩也張子陽因折瓊花事推明陰陽性命之變以為必得金丹乃稱上乘余不解為二氏言幸獲樵陽子其人沖舉恬穆不界人我教人只於心地上領宗旨雖以通儒者言不謬嗟乎余不能極樵陽子所詣矣傳為孫伯譚先生作

峩山有兩茂眞尊者一是隋昔人日遊神水夜宿呼應一是宋人號茂眞禪師豫知舒王有誕仁宗之慶今中峯寺是其重脩惟云與孫眞人奕棊往來呼應菴不知孰是竊意隋唐相去不遠則從前尊者為是

矣
峩山又有兩三藏往往人多混稱一從鹵域取經歸任峩眉九老洞遇聖僧說偈後授經於僊人洞月僊寤者唐三藏玄奘也一從鹵域歸過牛心寺見兩石鬬豁上今名寶現豁遂駐錫於此者宋三藏繼業也明大祖亦嘗遣僧至鹵域取經行至岷峩見普賢丈六金身乘白象現大圓光中語僧云鹵域遼遠甚汝安能至吾有眞經一卷得此可復汝主遂手授一經僧拜謝歸見祖述此語祖以爲欺已欲殺之開經則祖親書求經疏文宮中獨對御前焚化者祖大悅厚賜此僧

載金陵梵剎志

中峯寺由明果大師除蟒始改道觀為寺今寺僧俱能言之但開縣志亦稱神僊山迎僊觀有異僧除蟒事惟不載果師名號耳錄此備考

峩山又有二孫思邈一是唐則天時人一是宋人與張乖巖譱

峩眉山無館和尚從師通天一生苦行汲水肩糧忘身爲衆遷化之後人皆知其托生嘉定爲楊氏子名展字玉梁明季丁丑武進士毛洛鎮副總兵當甲申乙酉之旹獻逆鴟張蹂躪蜀地展率義勇竭力抵敵

賊鋒屢衂展收拾殘疆賑濟饑溺不論緇白戶給米麥牛種若干川南數郡賴以延喘後誤撫士寇袁武待以心腹反爲所殺遠近惜之是年春入山禮大士忽作偈云四十九年別普賢今朝又到白雲巔非我有心辭佛去只緣身世涅槃間寺僧初不解其意未幾難作適符詩讖果是無窮再來當歡喜領受償還宿債不以孫龐餘耳爲恨也

裝着有伏羲女媧等洞乍見疑之久思開闢聖人半起西北且上古無三教之分聖賢僊佛隨處示現接物度生理或有之如佛經稱伏羲爲寶應聲菩薩女

嫺爲寶吉祥菩薩須彌四域經辨正論又云太昊本應聲
大士老子爲迦葉仲尼即儒童菩薩顏回爲淨光童
菩薩又道家眞誥稱孔子爲太極上眞公治九嶷一
云廣桑眞君顏回爲明晨侍郎後爲三大司直一云
與卜商俱修文郎聖賢分身敎化神變無方故自不
拘拘一旹一地耳
衆省爲軒轅問道處所爲天皇眞人即廣成子又云
即鬼容區近閟一書老子在上三皇旹爲玄中灋師
下三皇旹爲金闕帝君伏羲旹爲鬱華子神農時爲
九靈老子祝融時爲廣壽子黃帝旹爲廣成子顓頊

昔爲赤精子帝嚳時爲緑圖子堯時爲務成子舜時
爲尹壽子夏禹時爲眞行子殷湯時爲錫則子文王
時爲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則廣成即老子也
夫子不語怪然論語中得神仙二人其一爲楚狂其
託諷夫子語載莊子約百餘字固不止鳳兮鳳兮數
語也附錄莊子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
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
生焉方今之世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
於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
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illegible]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

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其一爲申椒卽施存脩長生之術壽百餘歲後人誤以申爲施耳孔門弟子子夏百三十歲子思亦近百歲此又大德必壽不得以神僊例視之附考

施存春秋時齊人孔子弟子自號婉盆子人稱胡浮先生師黃盧子得三皇內文遁變化景之道役御虎豹之術先居南嶽石廩峯每出則乘白豹昔步還山豹卽迎之或隱或顯後嘗在中嶽少室有云壺公者卽其人也晉永康初乘白豹昇天宋徽宗重和元年賜號沖和見素眞

人

譙秀蜀地記載蜀有八僊一容成即鬼容區隱鴻濛今青城一李耳生於蜀今青羊宮一董仲舒青城隱士非奏對三策之仲舒一張道陵今大邑鶴鳴觀一嚴君平卜肆在成都一李八伯在新都龍門洞一范長生在青城山爾朱先生在雅州有書石刻五經在洞中查入僊四在我省但在答鸞驂鶴鸞往來如織今剿應真寥寥或是我輩墮在塵霧中覿面失之未可知也附誌於此

張道陵留侯六代孫也入嵩山遇神人告之曰嵩山中藏黃帝丹經瑯函玉笈之書子行必獲於

求得其書於是築壇朝眞以煉九丹丹成謂弟子王長曰服丹當沖天然吾未有大功豈敢遽服宜爲國家興利除害然後服之則吾臣事三境亦無愧矣舊志載鬼谷子嚴君平白玉蟾張三丰俱在我省曾見神僊眞誥云鬼谷爲太玄師治青城山嚴君平尚在我省然未著爲何秩也考我省志亦無君平所任處三丰在明初與夔府開元寺僧廣海善臨别留詩云潑入浮屠斷世情奢摩他行恰相應天花隱隱呈微瑞風葉琅琅詠大乘密室晝閑雲作蓋虛亭夜靜月爲燈寬銷影散無何有到此誰能見老僧留艸鞋

一雙沉香三片而去後游獻與永樂以一五環千佛袈裟答之蜀惠園爲張像贊云南遊閩楚東略扶桑歷諸天之洞府參化人而翱翔長繼碰禍至於無邦吾不知其甲子但見毛髮蒼蒼知是久從赤察之徒類圯上之子房味此則三丰遊蜀無疑知來峨眉耳一云有瀨硯竹杖酉巴巘瀨白集遍查無峨眉雙字傳記止云得遣之後遊江東類龍虎山遊九公自洪都入浙被逮放還臨江躍入江中有人見於融州老君洞度桂嶺踰羅浮縱迹己丑冬或傳眞人解化於府江逾年人又見於滇蜀莫知所終今峨眉縣南三十里有玉蟾

溪縣巖蹊磴上有玉蟾洞可容千人洞壁石色如雲母彷彿見石背衣縰相傳爲玉蟾尸解處

峩眉縣志載葛洪爲求丹砂乞爲勾漏令入蜀取雄黃於武都山色如鷄冠喜曰吾丹成矣至洪雅之花谿居巖洞存神養無往返峩眉峯頂間考胡閣老譯峩巔及川南道張公所脩峩眉新志並無洪名武因二峩有葛僊洞內迄有大葛小葛眞珉存焉遂並及之但不知舊志亦有洪姓氏否附錄備考

宋峩眉令奉議郎王湘因擬太上感應篇焚香誓行數十事臨危更衣而卧男女環泣覺身在半空少頃

有人曰王湘欲行太上感應篇眞樂善者宜速放還

已而遂𨗳出陰隲錄

明洪治年間山東翰林王公諱勅督學四川至峩眉縣羅目街知有異物遍求不得召僊覘書紫芝洞三字公之奇跡非止此[illegible]武公鶴臨傳載公少有仙骨爲諸生時偶見一[illegible]有鱗火發之得石匣一函書二冊讀之通慧[illegible]今休咎御風出神如同儕肩門入山採祀偷[illegible]在屋內爲河南四川督學時諸生見鐵院窗廡各各有一公危坐監視一日較忽見白雲一片起公遣騎追至雲落處得白石如

原缺

士謙去明日武卒

陽平譎僊不言姓氏初九隴人張守珪僊居山有茶園每歲召採茶人力百餘人男女傭工者雜處其中有一少年自言無親族賃爲摘茶甚勲愿了慧守珪憐之以爲義男又一女子年二十亦云無親族願爲義男之妻孝義端恪守珪甚喜之一旦山水泛溢市井路隔鹽酪既闕守珪甚憂之新婦曰此可買耳取錢出門十數步置錢於樹下以杖叩樹得鹽酪而歸後或有所需但令叩樹取之無不得者其術夫亦能之因與鄰婦十數於堋口市相遇爲買酒一碗與婦

飲之皆大醉而碗中酒不減遠近傳說人皆異之守珪問其術受於何人少年曰我陽平洞中僊人耳因有小過謫於人間不久當去珪曰洞府大小與人間城闕相類否對曰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方千里五百里三百里其中皆有日月飛精謂之伏晨之根下照洞中與世間無異其中皆有僊王僊官卿相輔佐如世之職司有得道之人及積功遷神返生之士皆居其中以爲民庶每年三元大節諸天各有上眞下遊洞天以觀其所爲善惡人世生死興廢水旱風雨預關於洞中焉龍神祠廟血食之司皆爲洞府所

統二十四化之外青城峩眉益登慈母繁陽嶓冢皆
亦有洞不在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之數洞中僊
輩如人間郡縣聚落不可詳記旬日之間忽失其夫
娘

以上二刪定入神僊因無姓氏附錄於此備考

僊傳拾遺許老翁者不知何許人隱於峩眉山唐天
寶中益州士曹柳妻李氏姿容絕代章仇遣柳送物
至安戎城三載矣忽有稱裴兵曹者誘入李氏門竟
延娶之章仇嘗聞李美亦欲竊覘令夫人設筵邀會
李盛服將行裴顧謂小僕歸開箱取第三衣來衣至

異香滿室裴笑謂小僕衣服當須備耶章仇何知但恐許老翁知耳李詣節度家章仇見李服色歎息數四因借帔以觀知非人間物試之水火亦不焚汙因詰問李具陳本末使人至裴居處剗不見矣遂進衣以奏勅物色許老翁後從藥肆中蹤跡之遣吏往莪眉山敦請至府章仇再拜叩娶李者是誰翁曰此上元夫人衣庫之官俗情未盡耳章仇求謁帝翁許之及引見玄宗致禮甚恭既坐問云庫官有非天上知否翁云已被流作人間一國王矣又問此衣竟何如翁云設席施衣於清淨之所當有人來取上勅如其

言衲有旋風卷衣入雲顧囑閣已失許翁所在
按此一則雖出僊傳而僊人破戒竊出淫人妻子壞人閨閫瀆當誅殄乃云降爲人間國王是誣上帝爲賞奸縱惡也雖姓氏事蹟鑿鑿可據特抑之志餘以示警戒

神僊感遇傳僧悟玹不知何許人雖寓跡緇褐而潛心求道毎遇洞府必造之入峩眉山聞有七十二洞自雷洞外諸巖石室邃穴之間無所遺焉偶憩巨木下有老叟自下而上相揖而坐問所詣玹具述尋訪名山靈洞之事叟曰名山大川皆有洞穴不知名字

不可輙入訪須得洞庭紀嶽瀆經審其所屬定其名字約其里數必知神僊所居與經紀合然後可遊不然有風雷洞鬼神洞地獄洞龍蛇洞誤入其中害及性命求益反損深可戒也玹驚駭謝教因問曰今我看洞天定可遊否叟曰神僊之事吾不敢言但謁洞主自可問耳玹又問洞主爲誰叟曰姓張今在嘉州市門屠肉爲事中年而肥者是也語訖別去玹至市門求之張生果在乃以前事請張諭無多言命妻烹肉與玹爲饌以三器與之玹辭以斷葷久張曰遊山但得氣力不致饑乏若不食此無由得到勉之再三

玆不敢拒命貪盡二罷求去張伏地拾一瓦子授之曰入山至某峯下值某洞門有長案下有廻谿上有峭壁此天眞皇人所居也以瓦扣之三二十聲門闢劚入毋遇門卽扣劚神僊之境可到矣依教入山果能洞與所指無異以瓦扣之良久峭壁中開洞門高廣平穩可通車馬兩面皆青石瑩潔時有懸泉流渠夾路左右凡行十餘里又值一門扣之復開大而平闊往往見天花夾道及禽蟲艸木之異人物往來之盛多是名姝麗人僊童玉女時有僊官道士部伍車騎憧憧不絕又遇一門扣之彌切瓦片碎盡門竟不

聞久之聞震霆聲疑是山石摧陷惶懼而出奔走五
六十步已在洞門外無復來時景矣復訪洞主時經
月餘屠肆宛然而張生已歿十許日自此志棲名山
誓求度世入峩眉不知所終
按此條雖云神僊引僧入洞賜食飽遊但初學衲僧
誤聞此說便謂飲酒食肉無妨於事罪同作偷特抑
之志餘使人知是世間毛道不可爲典要云
峩眉山高自萬年以上五穀不生即有瓜豆蕎麥等
類多遭山獸竊食寺僧終夜千擲爲難居嘗贍給止
藉桐果茶葉易米爲糧然茶芼不多桐果售遠亦難

所以各寺聞有畜養孳生規圖蠅利昔滁州淨慧寺
傍有池居人爭來捕魚為業寺僧慧寬勸云爾輩不
當如此吾能令汝等所得不失於舊因指池畔菌蕈
令人採販得利畧與魚同今山頂茶筍蕨蕈無所不
有若設灋烘製轉售遠近亦可資生何為與俗人一
例作屠伯為也
我省自乙酉丙戌以來饑饉薦臻莖蔬粒米如同拱
璧寺僧有尋山中野菜淪煮延命者有團黃泥為丸
囫圇嚥食者遷延無術十死八九今蒙
國家蕩平之賜佛祖垂慈灋筵重啟遠近香信往來既

有施覸之及僧家亦自出巳力刀耕火種漸有生氣
但屢經樂歲粒米狠藉少年僧雖飽食暖衣不知樽
節余遊山頂見各寺廚下腐渣菜葉委棄滿地曾幾
何時不思曾年饑荒之苦身同莩殍萬死一生今復
暴殄如此恐
菩薩雖慈仁加被淺不肯再度此一種無記性人也
據云豆渣菜葉留之無用余將江南龍林製蘿菜及
漸渣之灋示之附錄於後而火種刀耕傷生害物實
安免之
一名樣菜葉洗淨先將水煑滚後投菜下鍋一過即

取起以瓦盆盛好入米湯水養之放置暖處或竈邊

或鍋內釜板蓋好一宿成虀如菜少入罈內泡養之

冬月菜多入大鑊內滾水一過收起養濃如前候虀

冷以大缸收之上用石壓可用至夏月不壞

一豆渣用熱鍋炒熟放桶內臭七日放時用手輕輕

糝下務令虛鬆勿致築實待發過後以手揉捻成餅

不拘大小擇晴天大日色內曬令極乾用線穿懸風

口臨食時入醬油或油鹽少許飯上蒸熟屢歲不壞

一云罈收亦佳

附雲棲大師腐渣歎水溺其體今磨碎其骨拔其精

華兮剩其滓質勞人力而成兮人復厭之而不貪棄珍天物兮是誰之責不如炒作豆豉兮物不損而人益

蜀郡艸堂閒話載峩眉有松樹遒威取以製琴號爲松雪今峩眉嘉樹鬱若鄧林惟簝獨少聞乾谿溝高家林閒有數株寺僧珍重若三珠然余遊武當羣木參天亦不見有松樹惟金頂數株離立高不過一丈而輪囷離奇醅似獰龍老猨此爲異耳

書傳中載地方所出方物亦有不可盡信者如峩眉舊志云山出貎貅寧蛆故兖石余詢寺僧皆云無之

投荒志云貔貅不猛好誦佛號見人不驚今行人往
來如織何無一遇之者蠻蛆泊磢火內熱今蜀人豈
無肺渴如司馬相如者未見有賈人射利採此售人
若放於石山中絕少寺僧每春上臺搜取重價至蠻
峒中購以應命聞阡邡縣鎣華山及雅州招討司洞
中實產此石官此地者不可不知此若耳相傳瓦屋
山出角端不肯傷人但食虎豹寺僧養之以資衛化
恐亦猰貐貔貅之說耳沍淹彩扇賦云猰貐出空青
亦屬荒唐不可信爲實事
蜀中饒硯材新繁有寫經臺石硯華州有肉門墨硯

邛州有蒲江石硯嘉州志云東坡遺硯在尖山蘇稽寺後爲督學王公勅取去淸賞錄亦云犍爲人得楊子雲艸玄硯如今製但無圭角耳黃山谷鏡硯銘云瀘川之桂林有石黟黑瀘人不能有而富義有之以爲硯劚崖筆而受墨唐安任君從簡有研面爲鏡而背三足形駭天下若山林不若而不得訪諸禹也松煤泛之若玄雲過鏡月而玗也筆吞疏其上劚吾宮中之兔也握筆之指若蛙爬沙欲貪物不能而又吐也公自註云任君宗易從簡寄烏石鏡研及屏乞余銘余沒其屏歸其硯更求烏石爲屏爲石見筠州之

金巖中正砦之蠻谿兄弟中白眉也按峩眉卽古犍爲郡中正砦去縣止百十里峩眉出硯材無疑但今時無良工爲之鑒別追琢耳聞近來虎谿龍門洞石俱細潤確可爲硯人無知者

太白峩眉山月詞千古絕唱近讀嘉定志云青谿當作三谿註云在舊平羌縣界雖地名實在以之爲詩卻減聲價查嘉州境內別無青谿可異也蜀道難有云鹵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峩眉巔太白在秦去蜀甚遠峩眉斗絕如河橫渡或是詩人激發之語看後地崩山摧捫參歷井可知其非實事耳

作詩比擬失倫亦是一病峩眉玉鎮與泰華爭重非聖賢僊佛忠臣孝子不可舉似近見元微之贈薛濤詩云錦江滑膩峩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樂天亦云峩眉山勢接雲霓欲逐劉郎此路迷若似剡溪容易到春風猶隔武陵谿濤是何人輙敢當此變二公者當速爲削去以逭泥犁東坡詠嘉州太白亭詩前用白峩眉山月謌二語後以已意綴云謫僊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旹登樓

范蜀公歸政之後多率子弟攜具遊山逍遥物外所

過有親行貸之者周給之今崇慶州太平院藏舒
有公題壁云熙寧八年三月遊青城閏四月趣峩眉
俱過此與百世相見百嘉侍行二百俱公子公在道凡作
詩二百餘篇其一聯云不學鄉人誇駟馬未饒吾祖
泛扁舟詩家爭稱公諱於用古余謂背句見地極高
長卿對之心作次用范蠡故事頗覺損重蠡以權詐
事主以聲色誘敵既非正人君子所爲事後又載卤
施遠遊齊魯居奇致富縱子殺人有何高致後人津
津慕味不止昝狄青不附梁公公之去蠡知是何代
而輒以祖稱之彼陶氏朱氏皆認爲蠡後其眞贋亂

辨就使眞是一脈公文章節義自在天壤何必祖蠡
始重此詩當删去無疑
作山志後偶遇新安汪生諱兆翰者乃上川南道胡
公極門客公死獻賊之難兆翰棄家冒死藏匿孤兒
避滎經山中事平控各憲給批送公孤孫幾生還楚
省事載四川總志其人樸訥不識文墨而能行世間
意料外事極可異也翰言酉戌之間親見蜀中官紳
士女死難最多總志率多遺漏其言三僧誓死守戒
尤爲可敬事在順治甲午年姚黃至滎經擄僧數千
女數千至邏[illegible]寺號和服迫令行淫有不從者盡

衆之內惟三僧誓不肯爲三僧逸其名一云是峨山寺僧賊令衆僧
剮之又驅諸婦女巧言引誘不從賊怒將三僧寸磔
其衆僧婦女亦盡殺無遺又有雅州一婦亡其姓氏
爲袁武賊目楊某所擄罵賊不屈楊愛其姿美百計
勸誘不從於州城十字街三天使者廟前裸辱之婦
閉目低首披髮至地三日後賊臠斬之又開縉紳士
民死難姓氏雙流縣令李公甲蒲圻人陞任建昌至
黎州獻賊破省城公捐資起義陣亡馬蹋如泥榮經
縣令黃儒福建福州人城破被擒罵賊不屈剮於城
中開善寺丁應選海棠堡指揮使首倡大義保守上

南血戰兩年兵敗死時年七十五歲馬京馬亭黎州
宣慰司土官倡義守城與賊相持兩年兵敗死楊之
明硐門天全招討使司土官倡義討賊半載陣亡李
華宇黎州富庄義士年八十倡義與賊戰雅州對岸
兵敗死同胡公死難男女姓名夫人樊氏成氏馮氏
子之騂妾周氏少僕京兒琴來義女二女俱死媳朱
氏守節生一子名巍生現存卽光翰所撫孤也同翰
撫孤義士鍾之縠字楷士景陵伯徵先生猶子胡公
邀同赴蜀遊峩山不歸至八月賊陷成都縠從瓦屋
王榮經亂兵營中遇翰同撫胡氏孤兒凡八年始遊

滇至昆陽歿葬州城山下有碑紀其事

峩眉山志卷之十八終